

辯偽錄卷第五

於九

元道者出嵩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皇帝恐先生每心內

究

不伏特傳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時先生每鳧躍鶴列藍袍錦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辯諍源起化胡今將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辯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君說也釋

曰若是老君說來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道曰你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偷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上等好人釋曰自古以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曰覺箇甚麼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答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

來偷俺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  
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每當面偷了帝問  
諸儒曰仁義之語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  
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  
將來說佛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道  
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  
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為證  
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  
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為憑帝問自  
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  
亦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  
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  
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答曰都中使用  
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  
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

於九

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並無一答  
那摩國師以拄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驢馬  
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說箇什麼拔合  
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為什  
麼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  
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答唯此道德為源本  
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  
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答曰漢兒地面史  
記文字說化胡事問你上說言他國史記與  
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  
王史記言語還憑麼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  
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  
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恁般說  
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  
成佛來明知你每之言並是虛詭之說道士

於九

三

無答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記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聞麼道士答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你偏聞得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既無據面被詞窮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哥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實死妄引莊子秦佚吊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

無實說道士又屈帝問張真人曰你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你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並無酬答時逼日沒閣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諭并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並令分付釋家洎燕京奉福寺長春官所占虛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偽經及有雕底

板木並令燒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剗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譏恃力却回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稱佛門之多讓焉今上皇帝乃降聖旨曰依著蒙哥皇帝斷來聖

於九

旨先前少林長老告稱李真人爲頭先生雕造下說謊底文書化胡經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真辯僞論辯正謗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聖旨付將來俺每拘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謊上將和尚指說出來底說謊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限兩箇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謊文書轉刻到碑

於九

五

幢并塑畫壁上有底省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剗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追取說謊僞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處宮觀有底僞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憫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却萬壽諫和尚與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

衰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  
多爰有全真稟集道藏充函溢几空多修煉  
之方堆案盈箱謾說導引之術延年却老自  
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  
王浮志經學謝管窺智慚螺測矜白鳥之翼  
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輝日月據已所憾  
悖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  
辯逼真攘竊佛經黷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  
猖狂履水而說涅槃曾無憑據蹈火而談妙  
法有類俳優用梵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  
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縷說既非老氏所  
制毀之則有益生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  
有光先哲伏承我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  
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  
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蕩

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  
欲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外者雖在親而必  
除義當名符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  
觀妄傳化胡僞書并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  
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如蠱尾述妖妄  
惑人心傳淫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深玷辱  
先賢之典謨敗傷人倫之風化如聖旨到日  
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之前並皆焚毀  
杜絕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葉隊去柯  
摧雲收霧卷狀洪鑪之焚纖羽猶炎景之燥  
輕冰負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  
軍聊奮慧刀即除邪教可謂廓清寰宇大振  
玄風佛日由是增輝法雲所以大布蒙皇家  
闢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林正當今日  
既然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且道燒却後

成得箇甚邊事諸人還委悉麼西風也解嫌狼

藉吹却當年道教灰已未年九月初七日於

在城僧道官僚及士庶人焚燒諸路應有道

藏經傳記并刊行印板並皆除毀掃其邪蹤

仍如隨處道觀不得私畜如違治罪今築土臺用記其處其天

下占了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

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徧

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當時

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姓不勝憤怒乃上言

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上召問曰

你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

耶道士曰山中住來不知此事上曰既言三

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說謊人也使寮

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

邢州人也上怒其不實始則配塗役夫終竟

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

拙徠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斯言

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

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詐太

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偽

云不知故湛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

其調主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

終駟馬之難追恣倔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

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

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偽妄歷代恒

興略叙二三以彰奸匿初後漢沛人張道陵

客遊蜀上住鵠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縻

鶴山頂誑誘僚民奉其道者出米五斗時號

米賊後為大蛇所吞身葬蟒腹弟子詐云全

身上昇後魏寇謙之字輔真自號天師佞惑

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宮太武親受符

錄旗幟尚青以合道家之色觀觥長壽而太武身感癘疾寇謙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修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籙救世穰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贈金帛徧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燎却眉毛唐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構禍幾於亡國道士趙歸真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宋林靈素銜騁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號為天師既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效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

於九

八

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雲濤自弭萬民懽慶林氏逃亡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吐空罵眾詐號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媿媿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

帝命盡於蔡州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孽狐之為祥猶蛇虺之洩毒以怪生怪將虛捏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漓之邪風汗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賜頑瞽不懼朝章無上善若水之能有下愚饕餮之行侵黎民之沃壤占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於志常雖恣縱於姦心終見笑於智者善乎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

於九

九

家人率多避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爲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刹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爲勢家所有或撤以爲薪有何益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爲此者此愚人鄙夫爾又何取焉既號出家之人返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異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古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爾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

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摩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己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爲元惡大憝矣尚未敢改寺爲觀毀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宗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



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天台  
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涼國師不空三  
藏大遼竹國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  
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  
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  
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闢諍之風無日而息矣  
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寔萬  
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  
規矩莫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  
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宣聖之廟撤釋迦之  
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共門  
不分臧否一槩收之此所謂聚逋逃之淵數  
爾會觀不攻而自敗也噫林泉之士不與物  
競韜光匿跡人猶恥之況自專符印抑有司  
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

於九

十一

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謫  
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蒙哥  
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  
馬大理等國上於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  
高可二尺晨夕禮奉載以前驅迴至六盤山  
今庵主溫公爲教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  
清涼山建百日勝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  
需絕瑞嘉祥不能備紀上道回秦川見三教  
堂有以老君處中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  
子世人中賢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  
生死之津共佛同坐於理不堪況乃僭尊愈  
爲不可明年至日月山俾中山府乾明寺長  
老志公奉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塑  
者碎之畫者洗之所有乖戾並與遷革於河  
中京兆絳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僞妄集

錄者曰古稱根深果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  
昔我法王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  
後百億世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  
百千萬億梵天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蹶  
角折膽集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  
河邊化緣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  
利五百羅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  
無爲之風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逮乎像季斯  
文不亡馬鳴龍樹纂其徽音無著天親播其  
遺美蜚英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  
會齋貝典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  
佛圖澄掌照千里阿目佉坐衲群兇衛道安  
注教科經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  
解危縛於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  
岸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

明君外護碩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  
以漢明帝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  
金文手圖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  
受戒章宋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遠  
梁武帝講經持戒陳宣帝降意法筵宣武帝  
廣供梵侶齊文昌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  
延玄宗注般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典德宗  
憲宗迎舍利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  
行梁晉爭衡猷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  
大遼則傾國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大元啓  
於九 祚睽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  
十三 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令僧扈  
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  
塔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剎造像鎔金捨廣大  
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思八爲國之

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燥其神尊其人而遺其禮非唯緝熙於帝道乃亦協贊於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靡於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久行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坐租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帝強詞巧辯口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其道可法也故大顛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於此也

於九

十三

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闕他門苟騁姦心蔽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臆廣撰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亂真之誑竊佛聖教妄作偽書恣其猖狂不思顛蹶觀法華教即云在蓮華中見金光明便說坐火焰上全迷至理巧會經名醜語似於梟鳴暴戾過於狼噬悖言亂德妖詐惑人玷辱憲章蠹傷風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仰惟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圖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內朗智鑒外明有德者雖在怨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達四目幽枉咸通威震九服姦邪克剪體僧徒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具召二門辯析宗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彼蹄涔爭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

宗源啣璧納款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  
裨將倒戈張志敬緘言於後雖鳧趨而鶴列  
終瓦解而土崩摘星冠而面慚脫霞氅而情  
愧佛真道妄於是顯焉積歲姦兇今朝敗露  
由是雲收席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爍纖冰  
若洪鑪之燎輕羽蟾蜍拒轍豈曰堪任蚯蚓  
奮威終成齏粉昔明帝驗真偽之情子書咸  
從火化今上辟妖邪之氣道經並作煙灰化  
胡出塞落空亡謗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  
時憾死李志常膽破先歿日赴五千之威靈  
於今何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不聞藏天  
隱地之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祕術莫  
顯微微笑倒閭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  
一場出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簧終貽顏  
之厚矣故得聖上回睠朝臣改觀佛日於是

於九

十四

再懸法雲由茲廣被廓清寰宇大翕慈風剪  
邪見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歡呼帝苑舞蹈  
閭閻盛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虛淨而  
迷雲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亂真自古而  
有非汝諍論那顯我宗以汝不平起我不平  
汝道若平則我自平爾正道如海汝能堰乎  
正道如空汝能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汗首徒  
與角辯於汝何補哉不勝舞蹈謹申讚曰  
覺皇利見龍興五天教唯入善宗本忘筌  
聖哲欽依愚夫大笑道不絕倫匪爲要妙  
異道凶頑瀆聖無禮明主難惑片言可折  
邪難扶正偽不掩真魔雲永滅佛日長春  
聖壽萬年英聲千古熙帝之載享天之祿  
大海有竭虛空可量弘規雅範永遠無疆

偉法王之鴻烈

邁今古而獨高

於九

十五

廓五乘而圍範

運六通而遊遨

坦八正之達路

蘊十智之鉗韜

跨四大而超步

冠百氏之雄豪

據大千之疆域

濟四生之劬勞

慈風軼於麟趾

仁化逾於鵲巢

侔陰陽之蓋載

等造化之甄陶

智者知而欽慕

愚者迷而遠逃

嗟聖運之澆季

慨正道之生蒿

嘉吾皇之聰睿

明鑑察於秋毫

哂全真之爲僞

欲桀犬而吠堯

曾一言之未整

咸脫氅而去袍

喬山壓於春卯

洪鑪燎於羽毛

蕩魔雲於八表

敬佛日於九臯

至道鬱而復闡

真乘軸而再膏

美斯文之未喪

播盛德於旌毛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温

大名府長老明津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長老道雲

灤州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叡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珙 蜀川講主元一

持論道士落髮者一十七名

大都天長觀一十二名

道錄樊志應

道判魏志陽

提點霍志融

講師周志立

於九

十六

講師周志全

講師張志柔

講師李志和

講師衛志益

講師張志真

講師申志貞

講師郭擇善

待詔馬志寧

真定府神霄宮講師趙志修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薛道錄并道士李掌祭暗中有此餘者  
一十七名先是童謠有云十七換頭至  
於九十七

是驗矣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洎乎論議盡成虛

詞窮理盡拋冠冕

負墮頭傾剃髮鬚

暮禮佛名慚接和

晨叅僧衆謾長嘘

自從漢代燒經後

恥道為僧兩徧輸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絨

納款為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帔纔拋却

三事衣盂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丘劉雖死也應慚

辯偽錄卷第五

音釋

俳優 俳步皆切 優於尤 夔丑邁切 長 喂貴王

切 佷強 佷渠勿切 強戾貌 巨兩 覲覲 覲几利切

得也 覲欲 覲魚列切 覲疾貌 胡對切 壘於悵切

也 喙達多言也 蜚與飛同 劔敗北也 擘兩

衣切 也 蝻蝻 蝻徒郎切 蝻蝻 蝻屬 蝻蝻 蝻蝻